

孟子注疏

一
孟
六
冊
孟

孟子注疏卷六上

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

滕文公章句下

也

正義曰。此卷趙注分上卷爲之者。也。此卷凡有十章。一章言脩禮守

正。非招不往。枉道富貴。君子不許。二章言以道正君。非禮不運。稱大丈夫。阿意用謀。善戰務勝。事雖有剛。心歸柔順。三章言君子務化。思播其道。達義行仁。待禮而動。苟容干祿。踰牆之女。八之所賤。四章言百工食力。以祿養賢。修仁尚義。國之所尊。移風易俗。其功可珍。雖食諸侯。不爲素飧。五章言德修無小。暴慢無強。六章言白沙在泥。不染自黑。蓬生麻中。不扶自直。言輔之者衆也。七章言道異不謀。迫斯強之。段泄已甚。矚亡得宜。正己直行。不納於邪。八章言從善改非。坐以待旦。知而爲之。罪重於故。九章言憂世機亂。勤以濟之。義以正之。十章言聖人之道。親親尚和。志士之操。耿介奇特。凡此十章。合上卷五章。是滕文公一篇。十有五章也。

陳代曰。不見諸侯。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。大則以王。小則以霸。且志曰。枉尺而直尋。宜若可爲也。**注**陳代。孟子弟子也。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。孟子有所不見。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。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。如一見之。儻得行道。何以輔致霸王乎。志。記也。枉尺直尋。欲使孟子屈己信道。故言宜若可爲也。孟子曰。昔齊景公田。招虞人以旌。不至。將殺之。**注**虞人。守苑囿之吏也。招之當以皮冠。而以旌。故招之而不至也。志士。不忘在溝壑。勇士。不忘喪其元。孔子奚取焉。取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。**注**志士。守義者也。君子固窮。故常念死

無棺槨。沒溝壑而不恨也。勇士義勇者也。元首也。以義則喪首不顧也。孔子奚取。取守死善道。非禮招已則不往。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。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已。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。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。**田**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。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。終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。天下之賤工也。**田**趙簡子。晉卿也。王良。善御者也。嬖奚。簡子幸臣也。以不能得一禽。故反命於簡子。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。或以告王良。良曰。請復之。**田**聞嬖奚賤之。故請復與乘。

强而後可。**[注]**强嬖奚乃肯行。一朝而獲十禽。嬖奚反命。

曰。天下之良工也。**[注]**以一朝得十禽。故謂之良工。簡子

曰。我使掌與女乘。**[注]**掌。主也。使王良主與女乘。謂王良

良不可。**[注]**王良不肯。曰。吾爲之範。我馳驅。終日不獲一。

爲之詭遇。一朝而獲十。**[注]**範。法也。王良曰。我爲之法度

之御。應禮之射。正殺之禽。不能得一。橫而射之。曰詭遇。

非禮之射。則能獲十。言嬖奚小人也。不習於禮也。詩云。

不失其馳。舍矢如破。我不貫與。小人乘。請辭。**[注]**詩。小雅

車攻之篇也。言御者不失其馳。驅之法。則射者必中之。

順毛而入。順毛而出。一發貫臧。應矢而死者。如破矣。此

君子之射也。貫習也。我不習與小人乘。不願掌與嬖奚
同乘。故請辭。御者且羞與射者比。比而得禽獸。雖若丘
陵弗爲也。如枉道而從彼。何也。**注**孟子引此以喻陳代
云。御者尙知羞恥。此射者不欲與比。子如何欲使我枉
正道而從彼。驕慢諸侯而見之乎。且子過矣。枉己者未
有能直人者也。**注**謂陳代之言過謬也。人當以直矯枉

耳。己自枉曲。何能正人。

音義

志曰。丁云。志記也。謂志記之言也。分音界。丁云。謂猶

介也。信道之信。音伸。爲與音餘。下食與善與。築與樹與。皆同。要音邀。下章要其同。奚乘之乘。音剩。下同。強而之。強其丈切。注同。射食亦切。範或作范。氏范氏古之善御者。詭遇。陸云。詭遇詭計。以要禽也。舍音捨。下舍其同。貫丁音慣。注貫習同。中張仲切。**疏**正義曰。此章言修禮守貫。臧如字。比毗志切。下同。枉道富貴。

君子不許也。陳代曰：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，且志曰：枉尺而直尋，宜若可爲也者。陳代曰：孟子之弟子也。問孟子：以謂今不見諸侯，是宜若小其身，然今一往見諸侯，大則行道，可以輔佐君爲王，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爲之霸，且記云：枉一尺而直其尋，宜若可以爲之也。尺，十寸爲尺；尋，十丈爲尋也。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，故以此言問之。孟子曰：昔齊景公田，至何哉者？孟子言：往日齊國景公田獵，招聘其虞人，以旌旆招聘之。如有虞人，不至者，則將殺戮之。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。然而志士守其義者，常念雖死無棺槨，但沒在於溝壑之中，而不恨也。勇義之士，念雖喪去其首，而且不顧也。孔子於此，何取焉？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，而能不往者也。如此，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，尚且守義，雖死而且不往，應其招如何爲之？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，是何爲哉？蓋先王制招聘之禮，旌以旌，招虞人；虞人守其義，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。孟子引此意，以謂今之諸侯，所以間有能招己者，又非招己之所招而待之也。故我何往見之哉？所以不往見之也。且夫枉尺而直尋者，至亦可爲歟？孟子又言：且夫子今

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。如以利爲之。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爲之耳。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。蓋謂我苟志於利。雖枉尋而直尺。我亦爲之。况子以爲枉尺而直尋乎。奈其我志於分義。不肯枉道以徇利。所以不欲屈己而求見於諸侯也。以其見之諸侯。但爲之徇利者矣。故雖枉尺而直尋。不爲也。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。終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。天下之賤工也。孟子又引往者晉卿趙簡子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。終日而不能得一禽。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。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。或以告王良。良曰。請復之。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爲王良之賤。遂告王良。王良聞之。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畋。強而後可。王良強勉。嬖奚乃肯行。一朝而獲十禽。反命曰。天下之良工也。言一日遂得十禽。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。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。非賤者也。簡子曰。我使掌與女乘。謂王良良不可至。我不貫與小人乘。請辭。趙簡子言於嬖奚曰。我使王良與女乘。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。良乃不肯。遂言於簡子曰。我爲之法度之御。我與嬖奚驅馳而畋。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。後爲之詭而橫射之。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。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。

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。此君子之所射也。我今不慣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敗也。故請辭之不與。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。至未有能直人者也。孟子引至此乃自爲之言曰。夫王良但爲之御者且尙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。並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。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。亦必不爲之比矣。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。是何如哉。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。如枉己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。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。是亦楊子所謂詘道而伸身。雖天下不可爲也。同意。招虞人當以皮冠。正義曰。經於萬章篇云。萬章問孟子。招虞人何以。孟子曰。以皮冠。是其文也。趙簡子晉卿至工師也。正義曰。案史記世家云。趙景叔卒。生趙鞅。是爲簡子。爲晉卿。晉出公十七年卒。張華云。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。氣成樓閣。詩小雅車攻之篇。正義曰。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。箋云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。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。射者之工。矢發則中。如雖破物也。伯夷亦不屑就也。正義曰。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。

景春曰。公孫衍張儀。豈不誠大丈夫哉。一怒而諸侯懼。

安居而天下熄。

[注]

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公孫

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
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
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子曰是焉
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
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
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**[注]**孟子以禮言之
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
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
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

正位。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與民由之。不得志獨行其道。

富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謂大丈夫。

廣居。謂天下也。正位。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。大道。

仁義之道也。得志行正。與民共之。不得志隱居獨善其

身。守道不回也。淫。亂其心也。移。易其行也。屈。挫其志也。

三者不惑。乃可以爲之大丈夫矣。**音義**。熄音息。從橫之

合從皆同。從長之長。張丈切。下長幼長逸皆同。**音**。正義

焉得之焉。於虔切。安也。冠音貫。女家女字音汝。**音**。曰。此

章言以道匡君。非禮不運。故妾婦以況儀衍者也。景春

曰。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。一怒而諸侯懼。安居

而天下熄。景春問孟子曰。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實爲

大丈夫之人哉。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。以其能使強

陵弱故也。安居處而不用辭說。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

滅。景春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爲大丈夫。孟子曰。是焉得

爲大丈夫乎。子未學禮乎。至妾婦之道。孟子答之。景春曰。二人如此。安得爲之。大丈夫乎。子未嘗學禮也。夫禮言丈夫之冠也。父則命之。女子之嫁也。母則命之。蓋以冠者爲丈夫之事。故父命之。以責其成人之道。嫁者女子之事。故母命之。以責其爲婦之道也。以女子之臨嫁。母則送之於門。而戒之。女子曰。歸往女之家。必當敬其舅姑。亦必當戒慎。以貞潔其已。無違逆其夫子。以其夫在。則從順其夫。夫沒。則從其子。以順從無違爲正而已。固妾婦之道如此也。乃若夫之與子。在所制義。固不可以從婦矣。苟爲從婦。以順爲正。是焉得爲大丈夫乎。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。蓋欲以此妾婦比之。公孫衍。張儀也。以其二人非大丈夫耳。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。期合六國之君。希意導言。靡所不至。而當世之君。讒毀稱譽。言無不聽。喜怒可否。勢無不行。雖一怒而諸侯懼。安居而天下熄。未免夫從人以順爲正者也。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。豈足爲大丈夫乎。居天下之廣。居立天下之正位。行天下之大道。至此之謂大丈夫。孟子言能居仁道。以爲天下廣大之居。立禮以爲天下之正位。行義以爲天下之大路。得志達而爲仕。則與民共行乎此。不得志則退隱獨行。此道而不同。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。

其心。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。雖威武而加之亦不足屈挫其志。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。今且以公孫衍張儀。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己。是則妾婦以順爲正之道。固不足以爲大丈夫者焉。**注**景春至革熄也。正義曰。云景春孟子時人。經傳未詳。公孫衍魏人也。號爲犀首。爲秦王之孫。故曰公孫案。史記云。犀首者。魏之陰晉人也。名衍。姓公孫氏。與張儀不善。張儀之魏。魏王相張儀。犀首弗利。故令人謂韓公叔曰。張儀已合秦魏矣。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。但欲得韓地。且韓之南陽已舉矣。子何不少委焉。以爲衍功。則魏必圖秦而棄儀。後相衍。張儀去。復相秦。卒犀首入相秦。常佩五國之相印。爲從長。司馬彪曰。犀首者。魏之官名。若今虎牙將軍是也。張儀者。案史家本傳云。張儀魏人也。常事鬼谷先生。後相魏而卒。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。

周霄問曰。古之君子仕乎。

注

周霄魏人也。問君子之道。

當仕否。孟子曰。仕。傳曰。孔子三月無君。則皇皇如也。出。

疆必載質。

注

質。臣所執以見君者也。三月一時也。物變。

而不佐君化。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。公明儀曰古
之人三月無君則弔。**田**公明儀賢者也。言古人三月無
君則弔。明當仕也。三月無君則弔。不以急乎。**田**周霄怪
乃弔於三月無君。何其急也。曰士之失位也。猶諸侯之
失國家也。禮曰諸侯耕助。以供粢盛。夫人蠶繅。以爲衣
服。犧牲不成。粢盛不潔。衣服不備。不敢以祭。惟士無田。
則亦不祭。牲殺器皿。衣服不備。不敢以祭。則不敢以宴。
亦不足弔乎。**田**諸侯耕助者。躬耕勸率其民。收其藉助。
以供粢盛。粢稷盛。稻也。夫人親執蠶繅之事。以率女功。
衣服祭服。不成。不實肥腠也。惟辭也。言惟絀祿之士。無

圭田者不祭。牲必特殺。故曰殺。皿所以覆器者也。不祭則不宴。猶喪人也。不亦可弔乎。出疆必載質。何也。田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。曰士之仕也。猶農夫之耕也。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。田孟子言仕之爲急。若農夫不可不耕。曰晉國亦仕國也。朱嘗聞仕如此其急。仕如此其急也。君子之難仕何也。田魏本晉也。周霄曰我晉人也。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。君子何爲難仕。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。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家。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。父母之心。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。鑽穴隙相窺。踰牆相從。則父母國人皆賤之。田言

人不可觸情從欲。禮而行。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。又

惡不由其道。不由其道而往者。與鑽穴隙之類也。四言

古之人雖欲仕。如不由其道。亦與鑽穴隙者無異。章義

疆音姜。質張音贊。云義與贊同。以見之見。音現。下注願

見同。燄音咨。盛音成。纁音刀切。皿武永切。藉秦昔切。脂

徒忽切。紉音黜。爲干偽切。下爲之爲其爲匹夫爲此皆

同。難丁乃憚切。又如字。灼音酌。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

可否。故謂之媒灼也。隙去逆切。又惡。正義曰。此章言

烏路切。下又惡。楚惡惡無禮。皆同。君子務仕。思播

其道。達義行仁。待禮而動也。周霄問曰。古之君子仕乎。

周霄問孟子曰。古之君子欲爲仕乎。否。孟子曰。仕。傳曰。

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。出疆必載質者。此孟子答之。以

爲古之君子欲爲仕也。傳文有云。孔子三月不得佐其

君。則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。出其疆土必載質而

行。贊者如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贊也。臣所以執此而

見君也。公明儀曰。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。又引公明儀

亦云。古之人三月天時之一變。如不得佐其君。乃弔問

之。明其欲仕也。三月無君則弔。不以急乎。周霄怪此言復問之曰。三月無君則弔。問之。不以失之太急乎。曰。士之失位也。猶諸侯之失國家也。至亦不足弔乎。孟子又答之曰。夫仕者欲行其道。若失其職位。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。如此三月無君則弔。豈足謂之急歟。且禮有云。諸侯躬耕藉田。勸率其民。收其藉助。以供給其粢盛。稷稻。夫人乃親養蠶。繅絲以爲之祭服。如犧牲不成。肥腯。稷稻無以致潔。衣服又無以致備。則不敢以祭社稷。宗廟。惟士之失位。無有田祿者。則亦不祭。無他。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。不敢以祭也。非特不敢祭。又且不敢以宴樂也。如此是亦不足爲弔之意矣。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。而且稱喪人。孔子失魯司寇之位。亦謂之喪。以至士大夫之去國。必爲壇位。嚮國而哭。素衣素裳。素冠。徹緣。三月而復。蓋亦此意也。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。尚何以爲急乎。牲殺器皿。牲必特殺。故曰殺器皿。所以覆器者也。出疆必載質。何也。周霄又問。孟子士之出疆必載其質。是如之何。曰。士之仕也。猶農夫之耕也。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。孟子答之曰。士之進於爲仕也。若農夫之於耕也。夫農夫豈爲出疆而耕。乃以舍去其耒耜哉。此士之爲仕。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。曰。晉國